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米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感通下　正傳四十五　附見二人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隋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
隋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璨傳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
隋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
隋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
隋京師勝光寺釋道粲傳九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
隋京師日嚴寺釋曇瑎傳十二
隋京師隨法寺釋道貴傳十三
隋京師玄法寺釋僧順傳十四
隋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傳十六
隋京師靜覺寺釋法周傳十七　景暉
隋京師延興寺釋慧誕傳十八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

隋京師弘善寺釋智教傳二十
隋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
隋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二　法

隋京師延興寺釋慧誕傳十八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

隋京師弘善寺釋智教傳二十
隋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
隋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二 法順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傳二十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朗傳二十四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遂傳二十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傳二十六
隋京師延興寺釋靈達傳二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傳二十八
隋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
隋京師弘濟寺釋智揆傳三十
隋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
隋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
隋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
隋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傳三十五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
隋京師沙門釋辯寂傳三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傳三十八
隋京師楊化寺釋法揩傳三十九
隋京師轉輪寺釋智能傳四十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
隋京師靜法寺釋道崇傳四十二

隋京師沙門釋智嶷傳四十三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
隋京師靜法寺釋道崇傳四十二

隋京師沙門釋智嶷傳四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
隋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師習方藝又從鄴下博聽大乘神恩既開理致通行至於西梵文言繼迹前列異術勝能闘諸齊世隋運興法翻譯為初勑召入京住大興善師資道成復弘梵語因循法本留意傳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勑召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如樓闕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妳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因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

織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来抱忽見化而為龍驚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来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十三方始還家積四十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祚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以從道人裏来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鍾聲乃命史官王劭為尼作傳其龍潜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為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為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碰試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部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有靈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

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
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
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
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
為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懺悔行
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
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
衆生發露懺悔文多不載略以洽聞
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
光明充塞黄白相間兼赤班氣旋遶
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見
寺有四門門立一碑廊廡及以生地
莊嚴綺麗晃發城邑仁壽之末又勑
送于鄭州黄鵠山晋安寺掘基至水
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
塔時野鳥群飛旋繞塔上事了便散
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
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
高顯素無泉水泊便下汲一夕之間
去塔五步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
王劭所紀及大業伊始從治雒陽上
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譯遂率於
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即華嚴藏公
之弟子也自少及長遵弘道義慧解
所傳受無羿請而神氣後卓雅尚清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人即華嚴藏公
之弟子也自少及長遵弘道義慧解
續高僧傳第二十六 第[illegible]張 日
所傳受無爽請而神氣俊卓雅尚清
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勅
召大德與藏入京住大興善通練智
論阿毗曇心及金剛般若論明其窟
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
下勅補充講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
部仁壽創福勅送舍利于益州之法
聚寺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適邛
蜀開化彌昌傾其金貝尋即成就晚
又奉送置塔莘州天雨異花人得半
合又放紫光變爲五色盲者來懺欻
獲雙目捨杖而皈風躄等病其例皆
尒及將下瘗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
後非一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函
上重圓如蓋大鳥六頭旋遶雲閒閑
訖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
卒於京室

闍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
群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
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
其坼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
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
寶起舍利塔彼國君目欣感喜瑞相
續高僧傳第二十六 第[illegible]張 日
處希有乃募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

寶起舍利塔彼國君臣欣感喜瑞相
慶希有乃募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
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遠賊掠所
遺蕩盡惟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
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
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
達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
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感將
有數百闔國稱慶佛法再隆有司以
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華美
其遠度疑是證聖引入大寶殿躬屆
四指顧問群僚解朕意不僉皆莫委
因問斯那又解意不答曰檀越意謂
貧道為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
異之乃置于別館供給華膳夫以酒
酵和麵擬為䴵調候時不起因以問
那答曰此不合食便用水溲煮之與
常酵者不異上問令造靈塔遍於諸
州曹陝二州特多祥瑞誰所致耶答
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花虛
空藏也又問天花何似答曰似薄雲
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
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花各一箱
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
天花而退雲母及獻后去崩空發樂

帝密以好雲母及所齎天衣各一[illegible]
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

天花而退雲母及獻后云崩空發樂
音并感異香具以問由答曰西方淨
土名阿弥陁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
彼生也帝奇其識鑒賜綿絹二千餘
段辭而不受因強之乃用散諸福地
見感應傳
釋明誕姓史衛州汲人律儀行務嚴
顧前賢通十地地持赴機講解攝大
乘論弥見弘演後入京住勝光寺溫
柔敦厚性無追暴有勅召送舍利于
襄州上鳳林寺基趾梁代雕飾晴初
相喧邑屋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覽者
皆忘返焉文帝龍潛之日因往礼拜
乞弘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歲常就
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為大興國寺及
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
數尺獲琉璃瓶內有舍利八枚聚散
呈祥形質不定或現合碎顯發神奇
即與今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
銘云大同卅六年已後聞仁壽之化
依檢梁歷有号大同至今歲紀踰歸
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

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

徐撿梁歷有寺大同至今歲紀綿邈
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

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
備峙于堂內衆鳥無敢踐足庭前樹
碑庾信文蕭雲書世稱冠絕誕歷覽
徽猷講授相接終于本寺
釋明琛姓韋晉州沂水人十歲出家
二十受具中途專閱備通經史稟性
調柔初不陳怒未及三夏頻揚成論
及涅槃經值廢教隱淪避世林澤還
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岵慧
遠率侶登之琛時投足歸師諸部未
久深悟遂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
白開隱析疑善通問難精慮勍興未
曾沉息加又福德所被聞見欣然勅
召入京住大興善仁壽初歲召送舍
利于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也
本基靈異前傳具詳而琛情存傳法
所在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
並是前錄所遺及諸闕本隨得福利
處處傳寫末住大禪定寺弘法為務
春和良序頻往藍田登山臨水欲其
得性唐初卒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
邪障鬼神林墅間有栖止無往不降

淨持戒地明解攝論履遊名教清迴

釋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幹威稜不怯
邪障鬼神林屋間有栖止無往不降
續高僧傳卷第廿六 第十六 日
淨持戒地明解禪論履遊名教清廻
不群住大興善博綜機要崇達叙顧
辯章言令爲送有法仁壽置塔勅召
送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
入塔相續流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
至于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
者三識者以爲神靈歸敬故也四年
建塔又送于隆州禪寂寺初至設齋
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趣
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
其處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焰高
數丈青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剎
合州喜捨紫雲覆塔雨金銀花遍於
城邑其外得者乃有五色相鏤又獲
舍利五枚於天花上浮沉旋轉合散
隨征州內修梵寺先爲大帝造塔有
一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基其夜
兩塔雙放光明朗照幽顯至曉方滅
同覩此瑞無數千人將下之晨又雨
銀花變轉非一重還京室改革前愛
專修禪悔晝夜十有二時礼五十三
佛餘則加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人剖略愛網訪

道為任浮遊靡定不存住止齊正法
毀潛隱太山迴不曾充乃經年稔開
皇十四年隋高東巡候駕請謁一見
便悅下勑入京住勝光寺講揚智論
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伎隟曾
有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鄉見
吾過真吾師友仁壽初年勑送舍利
於華岳思覺寺寺即左僕射楊素之
所立也初下之晨雲霧四布雪滿山
邑天地奄暗逼目無見及期當午忽
尒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
地五丈圓如輪蓋遥有見者望其蓋
上朱光赫奕團團直上遠連天際暨
于覆了雲合光収還如晨旦積後卒
於京室

釋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
至於重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為宗匠
晩入京都住仁法寺講散咸叵神用
無歇時程後舉後學欽之加復體尚
方言梵文書語披葉洞識了其深趣
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勑送
舍利于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
無水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痾
風痼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病飲尋差

舍利于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
無水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痾

風痼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病飲尋差
若咽酒肉必重發動番量持戒永除
休健端以事聞後還京寺常樂弘演
終于本寺
釋道璨恒州人慧學加神鑽求攝論
華嚴十地深疑伏音解其由緒志尚
幽靜不務奢華重義輕財自小之大
後入關輦便往勝光訪道求賢拪遑
靡託仁壽起塔勅召送舍利于許州
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霊
異忽放大光通燭院宇舍利上踊金
瓶之表又放光明遶瓶旋轉既屬炎
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訖方滅又
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
清輕軟甜美舉州齊詞一從此井命
無竭濁莫不嗟嘆璨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藏耶舍之神足
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
匪喉舌開皇之譯下勅追延令與梵
僧對傳法本而意專檢失好住空閑
味詠十地言輙引據問論清巧通滯
罕倫仁壽下勅令置塔于慈州之石
窟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

背文宣陵藏中諸雕刻駭動人鬼芬

窣偷仁壽下勑令置塔於所之石
窟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

背文宣陵藏中諸雕刻駭動人鬼芬
引舍利去州三十許里白雲欝起從
寺至舉長引不絕耿耿播空中有天
仙飛騰往返竟日方滅明旦將曉還
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
異人衆同見須臾巨論識者以為石
窟之與鼓山連接傍亦竹林聖響應
之乎既至山塔東面有泉衆生飲皆
病愈芬後卒于興善所著衆經如費
氏錄
釋僧蓋恒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
晚至洛下還綜前業益聞經陳念慧
攝慮為先遂廢聽業專思定學陶思
既久殊呈心過遂終斯習後入京師
同訪禪侶住大興善垂帷斂足不務
世談近局異乘略不霑口出言清遠
斟不高之仁壽二年勑送舍利于滄
州四年又勑送于淅州之法相寺初
營石函本惟青色及磨治了變為鮮
錦布彩鋪發又見僧形但有半身及
曉往觀僧變為佛光焰神儀都皆明
著又現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現
雄鷄之象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

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葉層獵因瑞

着又現三字古人工手世傳前又現
雄鷄之象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十四　明

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業畧獵因瑞
發心受戒永斷後於他日有採柴者
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奇異果
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
二枚來用供塔官庶道俗千有餘人
同往折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驚
請其瑞蓋後住禪定寺唐初即世九
十餘矣
釋曇瑎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
涅槃大品包蘊心目雖講道時毀而
以慧解馳名每往法筵亟陳論決徵
援文旨學者憚焉常讀經盈箱滿案
記注幽隱追問耆耄皆捐其精府又
啓其志瑎乃為斟酌通問槃梗自江
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爽實鍾華
望煬帝昔為晋王造寺京室諸方搜
選延瑎入住内史令蕭琮合門昆季
祖尋義學屈礼歸心奉以家僧携現
大小常處第内晨夕歡娛講論正理
惟其開悟仁壽之末勅送舍利于潁
州環谷山山谷寺古傳云昔有齊人
郭智辯數遊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
以名焉此寺即蕭齊高帝之所立也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十五　大　明

林崖重映松竹交糸前帶環川北背

以名焉此寺即蕭齊高帝之所立也

林崖重映松竹交參前帶環川北背
峻嶺江流縈繞寔為清勝瑎迎此地
仍搆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處屢放
金光如一綖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
舍利恰到如即置基先不相謀若同
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天本亢陽
人物燋渴夜降大雨高下皆足無不
賴幸又放赤光流矚如火行道七夕
又放大光被諸山也五千餘人蒙斯
瑞及懺罪營福不可勝言晚承故業
迄乎隋運後住弘善以疾而終春秋
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為業詞義性度
寬雅為能而於經中深意每發精彩
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煩擾
市肆俳優未曾遊目名利貴賤故自
絕言精潔守素清貞士也晚在京師
住隨法寺擁其道德閑守形心及建
塔之初下勅流問令送舍利于德州
會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
許久之方滅有一婦人躄疾多載聞
舍利至轝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杖
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

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

舍利至舉來塔所苦心發願上蒙
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
續高僧傳卷二十六
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
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訖方
逝貴後鎮業京輦不測其終
釋法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跡精覈
志勤築立堪勝艱苦常樂弘法於囹
圄中無緣拘縶假許良善文書既劾
方便雪他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監獄
者愍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跡鋪
舒詳讀旁為因緣說法勸化事本無
蹤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
問其故荅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
不逮彼且事微轍開皇隆法杖步入
関採訪經術住玄法寺及後造塔勅
召送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
來鹹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利
至色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
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
時天雨白花如雪下落紛紛滿空及
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下亟既
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
運初興巡栖山也年既遲暮欲事終
心行至霸川驪山南之週見古寺龕
窟崩壞形像縱橫即住修理先有主
續高僧傳卷二十六 第十七丈
議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安復令

心行至鄴川驛山南之邁見古寺舊

盡崩壞形像繼攢即住修理先有主

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安復令
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為大檀越
福事所資咸從宗國僧衆濟濟有倫
理焉順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餘矣
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厥姓竇氏生平
志尚禪寂為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
沉默京欲不為世累其師法開定門
幽秘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住京兆王
寺與實禪師齊駕朝野兼以簡約清
素華貴傾屬顯遇斯明匠承奉累年
傳習師宗頗梗徽緒住日嚴寺仁壽
末歲置塔隴州下勑令送顯發自帝
京奉轝至彼藥王寺內然寺去州一
十餘里褊狹邪仄殊非形望乃移近
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
仍擒大塔放大光明闔境同觀欣其
罪滅顯因其所利即而利之廣說法
要傾其心惱當斯一會榮嘆成謠晚
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
者多顯為開發戒緣鼓行壇儀引聚
清衆即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
釋僧世青州人貞粹問道無擇夷險
觀其途李略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

刃當時地論是長偏愛喉舌豐詞疊

釋僧世青州人久負槃問道無擇夷險
覩其途李略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
刃當時地論是長偏愛喉舌豊詞疊
難名聞齊魯開皇入京住興善寺長
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勅召送舍
利于萊州之弘藏寺四年又勅送密
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藏寺夜放
赤光從房而出直指東南亦夜密州
城內又見光明從西北来相如火炬
藂焰非一遶城內外朗徹如日預有
目者無不同覩後乃勘究方知先告
既至治所兩夜放光如前遶城朗徹
無異及世舉欲示大衆忽然不見
後至寺塔復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
初日打刹教化舍利二粒見于瓶內
及造石函忽變爲金如粟如豆間錯
函底餘處並變爲青琉璃因具圖表
帝大悅也後還京不久卒
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語
高大涅槃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
每預登踐身相孫枝多或顧問由是
振名者復繫於徳矣初住曲池之靜
覺寺林竹藂華蓮沼縣遊縱達一方
用爲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舉如周
者可有十人同氣相求數来歡聚偃
仰茂林賦詠風月時即号之爲曲池

用為自得京華時偶飛相義舉如周
者可有十人同氣相求數来歡聚偃
抑茂林賦詠風月時即号之為曲池
十智也仁壽建塔下勅送舍利于韓
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鴿飛入
函内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塼塔
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
青瓷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各放
光明如焰上衝四方衆皆一時同見
數數放光至于未入空中如絳長三
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
周後復徃大禪定寺唐運初基為僧
景暉於仁壽坊置勝業寺召周經始
勅知寺任又改坊名還符寺号初暉
同諸僧侶徃長安晚又變改常度形
同俗服栖泊寺宇不拘戒業言語隱
伏時符讖記高祖昔任岐州登有前
識既承大寶追憶徃言圖像立廟爰
彰徽号自周積年處任不事奢華
房宇趣充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
而終八十餘矣
釋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
每登講席有名京室即曇延法師之
學士也住延興寺仁壽下勅召起塔
于杭州天竺寺住在靈隱山林石岑
竦竇来仙聖初構塔基多逢伏石礙

學士也住延興寺仁壽下勅召起塔
于杭州天竺寺住在靈隱山林石岑
跡寶来仙聖初搆塔基多逢伏石掘
得一所是古石函旁推其際眇不可
測因用令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
如昔契誕還本寺講授尋常雖非卓
犖亦例能色貞勸初年卒于本寺七
十餘矣臨終清言妄詰神色無異顧
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怗然神逝
釋智光江州人曠論師之學士也少
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
穆志度輕健鮮忤言靜謙牧推下為
時所重開皇十年勑召曠公相從入
京住大興善仁壽創塔召送循州途
經許部行出城南人衆同送舍利於
轝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衆榮慶比
至番州寄停寺内其夜銅鍾洪洪自
鳴連宵至旦驚駭人畜及至食時其
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舍
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蘇光
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
論有名秦壤晚猒談說歸靜林泉尋
還廬阜屏絕人事安禪自節卒于山舍
釋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意存禪觀
晝則尋讀夜便坐嘿蕭散無為不存
世累住弘善寺閑居綜業仁壽中年

晝則尋讀夜便坐嘿蕭散無爲不存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第三十一丈　日
世累住弘善寺閑居綜業仁壽中年
起塔奉州之永寧寺下勅令送既至
塔所夜逢布薩異香如霧乇結入門
合衆同怙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剎柱
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蹈深二分
十指螺文圓相周備推無蹤緒蓋神
瑞也又降異雲乇聚塔上又雨天花
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嘆佛聲官民
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綜業終年
釋圓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
經略言行所表必詢猷焉曉住京寺
榮名甚著者仁壽歲下勅造塔於廣州
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
引競列長幡南風勁利樹林北靡唯
有幡脚南北相分雖爲風吹都不移
乱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
枚各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麁大長
五寸許色顯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
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欻然飛去比
後下塔還復飛来塡埋都了絕而不
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慶雲狀
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爲雲下見
一白鵠翱飛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第三十二丈　印
室不測其終

如鑑[illegible]直[illegible]如人所[illegible]雲下[illegible]
一白鵠翱飛旋轉事了俱散超還京

臺不測其終
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
禁守貪瞋見絕迹談嫌安詳詞令不飛
頹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年
敕召置塔于歡州初至塔寺行道設
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含五色有
若花蓋綺繡錦繢無以加焉從午至
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
習涅槃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負德無
傲敕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
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
銅彌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即而供養
並不測其終
釋寶憲鄭州人寶鎮律師之學士也
童稚依止即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
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言至於行攝
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弘業焉開皇
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威儀調順
言無涉俗仁壽奉敕置塔洪州即豫
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
正溜洄渟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
程期又逼道俗惶懼憲乃運心舍利
請舉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乍來

乍去如有引導即遣隨逐遂達水脉

程則又過道俗邊[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心舍利
請舂通涉忽降白鳥舩前緩飛乍来

乍去如有引導即遣隨逐遂達水脉
通夕汎舟安達無障忽還京室尋亭
卒也
釋法朗蒲州人學涉三藏偏鏡毗尼
開剖篇聚不阻名問加復器用平直
無受輕陵決斷剛正未私强禦後住
勝光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懍然
仁壽二年勑召送舍利於陝州大興
國寺寺即皇考武元本生處也故置
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
法演業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来而
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
花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
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盖通變
為紫比靈轝入城雲盖方散又有五
色彩雲從乾巽二處經紀而来至於
塔上相合而住又掘塔基下深五尺
獲一異鳥狀如鸜鵒色甚青黃廻行
基趾人捉無畏唯食黃花三日而死
又青石為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
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悉
有水文生焉函內西面現二菩薩南
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一菩

薩坐花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

有水文生鳥函内西面現二菩薩南
邊金色共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一菩

薩坐花臺上各長一尺並放紅紫光
明函内南面現神足像合掌向西函
脣西面又見卧佛右脇而偃首北面
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卧
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花其鳥西南
而行至卧佛下住立不動凡此光相
從巳至未衆狀儼然命人圖寫上紙
素訖方漸歇滅又將下日忽然雲起
如煙如霧團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
條別又如車輻輪輻雲色皆如紅紫
人皆仰視其相嘆惜希遇藏瘞既了
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
墻外咸見幡蓋圍遶謂言他處助來
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朗慶斯神
瑞登即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釋曇遂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
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
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
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慎守根門
勤修戒檢住真寂寺掩關勵業仁壽
中年·下勑送舍利于·晉州法吼寺初
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
色·入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

滅又從舍利輦所至於塔基而放瑞

傳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
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

滅又從舍利羣所至於塔基而放瑞
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
塔之內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為
言七日之內瑞靈雜沓相仍不絕還
京服業迄于唐運八十餘卒矣
釋曇觀莒州人七歲出家慕欣法宇
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袪折
玄滯後以慧解亂神本也乃返駕澄
源攝慮巖壑十六特勝弥所留心神
呪廣被銷弥邪障高問周遠及于天
闕開皇之始下勅徵召延入京室住
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屢上紫
庭坐以華褥帝親供侍欽德受法觀
寬敦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苦樂虛
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在所獲
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索然衣鉢而已
時俗流涵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
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定林寺初停公
館即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
枚平頂圓基兩戶相對制同神造雕
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安甁置內恰得
相容州民舍翁巨海者患瘂六年聞舍
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為三分

色如黃金乍沉乍舉又見三佛從空

相容州民錢田海老患瘂女至臨舍
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為三分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廿六丈　那
色如黃金乍沉乍舉又見三佛從空
而降即能陳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
不委終事
釋靈達恒州人先在儒門備參經史
惟見更相圖略時有懷仁抱義然復
終淪諸有未免無常乃釋髮道流希
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知大意因即
依隨三業無捨及遠之入京輦慕義
相從晚住延興退隱自守端毅身心
終日禪默衣食麁弊不希華美仁壽
中勑召送舍利於本州龍藏寺初定
基趾聞有異香漸漸芬列隨風而至
遍於寺內有民金玄瓚者住在寺側
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當于
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尔鼻差
又雨天花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
金銀先降塔所後及寺院道俗覺接
輕薄如縷下舍利訖有白鶴旋於塔
上良久翔逝達後遠尋定業退訪山
也不顧名貫頭隨林塚雖逢神鬼都
不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藪初不委
之村人怪不乞食就看已卒加趺如
在圓合牀殯於杜城窟中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廿七丈　那
釋僧昕潞州上黨人自鸞道法津周

在圓合牀殮於杜城窟中

釋僧昕潞州上黨人自鸞道法律周
聽大小逮諸禪律莫不登臨傾渴身
心無席不赴而導或愚智衆通諠靜
昕一其正度恭慎撗經聆其披指曾
不忽忘初衆見其位目宗言絕杜論
道皆号為矇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
理咸隙深奧輕浮章句略不領懷有
問其故荅曰勿輕末學妙德常蔵惟
夫大覺方能靜照戚德明約可無細
瑕愚師軌物時有通悟惟自兩明彩
鑒亏取會不得以法累人致乖袛奉
暨周滅二教遯隱泰山大隋開法還
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十地涅
槃咸究宗領後入關住興善寺體度
高爽不屈非監時復談講辯詞迅舉
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重勤切
躬事率先搭撻運涉仁壽中歲置塔
毛州讓法寺下勅令送初至公館有
沙門曇義者高行名僧閭諸舍利皆
放光明我等罪業一無所現即解衣
為懺燒指為燈竟夕供養明旦出光
遍屬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
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

四月七日初夜放光赫赤焰然滿佛

遍屬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
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

四月七日初夜放光赫赤焰然滿佛
堂内須臾出戶流照四檐將入函時
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照于
函内四月十日天花如雪從空乱下
五色相間人皆収得又感異香徹風
普遍熏塞寺内其函忽變為青琉璃
内外通徹人以白綾周匝數重湯覆
其函又如執累灰沿其上尋照其沿
還如函色又灰沿上畫作十花飾以
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色餘花皆采
未下塔前有張世讓清信士也常持
八戒遠離妻孥静室誦經乃聞擧所
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群僧各執
香花遶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
持諸幡蓋及以香花東南飛來當于
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
沙門在塔基上執箒䇲土以陪增者
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
乾燥人皆思雨應念即降三四寸許
川野除頻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
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擧目徹見
寺僧五人在佛堂内又聞塔邊音樂
讃嘆聲極亮遠重雨天花滿四十里
塔基倍多昕慶斯衆瑞即具表聞晩

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讃嘆聲極亮遠重雨天花滿四十里塔基倍多昕慶斯衆瑞即具表聞晚還資業不測其卒

釋玄鏡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闡揚恒尋異部撥發違順品章廢立有神彩焉住空觀寺閑散優遊無爲僧也仁壽二年奉勑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趾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乍似樓閣又出白光時吐大小迴繞缾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緑相間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尺餘蓮花坐并有菩薩侍嚴儀從卯至酉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覩鏡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集同侶多行頭陁遂終其寺也

釋智揆冀州人愛慕涅槃淨持戒行不重榮遅知足無求任弘濟寺閑門習業僧衆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慶勝筵推其名實而揆弗之顧也退屏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弘塔四方有勑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函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遍發有尼智曠冷痃積年因礼發願乃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

屆治四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遍
發有居智曠冷痃積年因礼發願乃
續高僧傳卷二十六 第二十九張 明
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
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
照平復如本方来塔所其例衆影不
復具舒又楊大眼者先患兩目冥無
所見牽来至轝乞願求恩即見舍利
如本明淨斯例復衆四月八日下塔
既訖西北雲来雨花塔上紛霏如雪
色似黄金寺院皆遍道俗収取狀如
金花感一黒狗莫知由来直入道場
周旋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
便飲至解齋時與粥方食寺内群犬
非常噤惡一見此狗伍頭畏敬不敢
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
狀如琉璃映物對視分明悉見又見
象六牙並一石碑内至五月末来於其碑
中七變相狀或爲佛像聖僧雙樹泉
瑞非一並以事聞擦晚徒迹終南居
閑禪寂登陟嵓藪往而不返
釋僧範冀州人學大小乘靜務心業
追師禪念傾展盡礼所獲定要倍於
同侶住勝光寺以慧解見推及帝建
塔下勅徵召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
每至日没常放光明黄赤交焰變化
續高僧傳卷二十六 第三十張 巨
非一沙門僧辯患耳四年聞聲如壁

每至日没常放光明黄赤交焰變化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非一沙門僧辯患耳四年聞聲如壁
一覩舍利兩耳洞開有適恒日州民
蘊法會左足攣跛十有餘年委杖自
狀来礼乞願尋得除差放杖而歸範
目覩霊驗神道若斯信知經教非徒
虚誕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歸
本寺還遵前轍未詳其卒

釋寳安兖州人安貪習學見者敬之
初依慧遠聽涉涅槃博究宗領周滅
齊亡南投陳國大隋一統還歸鄉壤
行次遲洛又從遠焉因仍故業弥見
深隱開皇七年慕義入關住淨影寺
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衆將千講會
制約一付安掌于時遠方輻湊名望
者多難用縄諧故在斯任安隨機喻
接匡救有儀雖具徵治而無衘怨各
懷欽嘆登白稱焉講十地涅槃純熟
時匠性存攝嘿不好揚演有問酬對
辯寫泉流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於營
州梵幢寺即黄龍城也舊有十七級
浮圖擁在其内安置舍利當夜半上
並放白光狀如雲霧初惟一丈漸大
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前後三度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

並放白光狀如雲霧[illegible]
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前後三度
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
函用引致極難匠石規模斲截成函
三分去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
卒成懼日愆期內懷憂灼比曉看之
其石稱函自然分指不勞鐫琢宛尓
成就函雖神造計應大重薄用拖曳
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依期限深慶
情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釋寶巖幽州人摽意十地次綜毗曇
末究成實故於宗部涉獵繁焉戶牖
玄文疏修本幹時傳富博而性殊省
事不樂談說苦祈數散精理載揚住
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無事交厚仁
壽下勑召送舍利于本州弘業寺即
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号光林依岑
帶澗面勢高敞多扶微異事遵清肅
故使行僻之徒必致驚悚由斯此衆
濫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利到前山
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動自
息又仁壽初歲天降剃刀三十三枚
用甚銛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以
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
馬瑙光似琉璃內外照徹狀焰光起
函外生文如菩薩像及以衆仙禽狩

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
馬瑙光似琉璃內外照徹燃焰光起
函外生文如菩薩像及以衆仙禽狩
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
大光明照天地有日皆見巖事了
還不測其卒
釋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
推尋理源究括疑滯晚遊鄴下諮訪
未聞隱義重玄皆所披覽開皇八年
来儀帝里更就遷師詢求攝論意量
弘廣容姿都雅人有勃怒初不改容
衆服其忍力也住無漏寺講誦為業
仁壽中年勅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
寺寺基帶危多饒異樹山泉盤屈脩
竹蒙天寔佳地也剋日將下寺有育
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于體上金
石榴色朗晃奪精經一食須乃遂漸
歇又聞磬聲搖曳長遠寺東巖上唱
善哉聲清暢徹止追尋莫委又舍利
函上光高三尺狀如花樹本送舍利
分為二粒出琉璃瓶相隨而轉並放
光明有黃白雲從西南来聲如雨相
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住不動復見
二花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群飛
迴旋塔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
無量於此之時莘州城人見諸仙人

二花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群飛
迴旋塔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
無量於此之時華州城人見諸仙人
從空東來向于魏州馭當斯運欣慶
嘉瑞說不可盡民百捨物積之如山
並用樹塔沙門五人生逢奇瑞捨戒
為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廣如別傳
獻后昇遐造禪定寺召而處之遂終
世矣

釋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
之子孫迹厥師雖雅尚未齊而思力
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染受持戒護
躭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需聲教講誦
時揚器法難擬住興善寺卓卓標異
目不斜眄威儀安恬衆敬憚之仁壽
二年勅召送舍利于楚州初停公館
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來詣舍
利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日尔為
舍利可上塔階必著他緣隨意而去
鹿聞此語遂即升階出入帳前往還
無難乃為說歸戒鹿乃頓頭香案如
有聽受因以繒帛繫之即放人手夜
卧畢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
出還飯莊野及當下日白鶴兩雙飛
旋塔上覆說方逝生覩斯瑞與諸僚
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于塔所既

旋塔上覆訖方逝生覩斯瑞與諸僚

續高僧傳卷第廿六　第三丈　日

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于塔所既

還京室不測所終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勵行道

少欲頭陁孫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

所資終潜林皐沉隱為任開皇十四

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住

勝光寺仁壽之年勑召送舍利於本

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錯磨

始了將欲鎣飾變成馬瑙五色相雜

文彩分明函內斑剝雜生白玉凝潤

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

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烏一雙翱翔

緩飛遶塔而轉塔西奈樹枝葉並變

為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禪定延

住供養遂卒于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沉浪

人世遊講為業末在齊都專攻大論

及阿毗曇心未越周年粗朗通解會

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師

三論神氣所屬鏡其新理開皇更始

復返舊鄉桒梓仍存支用但落西入

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

仁壽置塔勑召送于本州流溝寺及

續高僧傳卷第廿六　第宰丈　明

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

仁壽置塔勅召送于本州流溝寺及

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
嶺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
內採石爲函磨飾纔了彩文間發殿
炳光現山海禽狩仙人等像備出其
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晩綜前業濱
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

釋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
年聽受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
求後師攝論俗眘幽顯常樂止觀掩
閑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
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
不委者謂爲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
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慶吊塊然卓
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
興善寺仁壽二年下勅送舍利于杞
州初至頓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
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遷
訖遠逝更有餘相凝爲藏隱去出一
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
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
而終

釋法揩曹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
統而爲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
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兩匠振紐齊

釋法揩會州人十五出家依初京贊
繞而為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

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兩匠振紐齊
都偹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奥
無所矛遺及齊法俱亡南避淮表壽
山之陽隨閑律教閑皇首歲大闡法
門還返會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
道俗邀留不許東騖揩性虛靜更於
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名曰法
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遥望發心皆
来受法未為安而能逐古人所尚久
在塵歐不無流轉便入關壤觀化京
都住楊化寺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
勅送舍利於會州揩以初基有由欲
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
違任從所請初達會部置舉州治廣
現神瑞偹如別紀但學未經遠難得
遍知故略編之想來繁撓日別異見
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
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與前佛頂之上
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味甜
逾蜜現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流照
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
鮮明其日中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

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
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

綵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
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

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
光影見雲氣内有三蓮花兩廂雙樹
下有佛像樓閣樹林沓重而出上有
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没
漸大巳時復見重閣閣上有樹蒸如
貝多旁立聖僧并午時復現雙樹之
形下列十佛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
菩薩像三花承足又見天人擎花在
空黄師子等亥時帳後見千佛形舍
利至内出黄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
樹黄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
時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等
像旁現二菩薩及黄師子巳時又見
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黄衣居士白色
師子蹲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
菩薩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
青色師子申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
變為宮殿樓閣佛坐花臺其色黄白
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
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
之時天雨白花飛颺不下卯時又見
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黄師子辰時

又見大蓋兩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
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上又見光影

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
又見大蓋雨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

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上又見光影
雲氣氣中金光乍大乍小下有蓮花
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尺餘
小者墮地狀如桃花巳時帳後見三
諸天三師子及蓮花水池午時將下
又見雙樹并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為
五粒流轉光曜四月九日填平已後
帳後板上光影之內疊石文生又見
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
郁烈人鼻揩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經
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
感徵最優勿高於揩後常業終於
本寺

釋智能李氏懷州河內人布意遠塵
東懷律教叔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
之始觀道渭陰隨奉資行住轉輪寺
仁壽置塔奉勅召送於青州勝福寺
中處約懸崖山參天際風樹交結迴
瞰千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元魏末
時創開此額初置基日跡山鑿地入
土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
許表裏平滑殆非人運所謂至感冥
通有祈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

挺溢山宇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

詔表彙平游癸非人遊所詣至感真
通有祈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

挺淦山字道俗俱見乃至出没流轉
變狀亘論能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
栖託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測其終
釋曇良姓栗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
經典及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
經接叙時俗亟發歸信為衆賢之賞
入京遊聽住真寂寺文帝下勅召送
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先造
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
得石期至亘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
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
石三枚底㢈及蓋各是異懸運來合
之究是一物衆嘉異之具聞臺省良
性樂異迹周覧觀之亳州西部穀陽
城中有老君宅今為祠廟連前有栢
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廟東百餘
步老君母宅亦有廟舍次西十里有
苦城即傳所云李鞞苦縣人斯處是
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礼食息已外常
在佛前唐初卒也八十餘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
遊聽洛下訪評明指終日插違衣服
麁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

論陶染積時遂寢幽極隨入京為慕

遊聽洛下訪評明指終日掘逞衣服
處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

論陶染積時遂復幽極隨入京為慕
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
塔勅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井吼出
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瓶函內
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瓶內旋遶
呈祥同歲大塔嵩還京室住總化寺
食味涅槃依行懺悔身戒心慧生歲
奉之一盋三衣盈長不畜遵經聖行
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
歸魏封于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
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
佛宗雖晝權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
誦法華竟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
三拜辭即蒙剃落更諮大部情因弥
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携帙洛濱依
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
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勅
召送于瓜州崇教寺初達定基黃龍
出現於州側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
矚具表上聞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
非大要事不出户庭故徃參候罕覩
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勵業弥崇寺任

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七十餘矣

非大要事不出戶庭故從衆作罕者
其面未以年事高邁勵業弥崇寺任
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七十餘矣

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
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殷贍仍講授
門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
京輦還住淨影寺當遠感世居宗紹
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勑徵召送
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齊
飛行列来迎輿上從野入城良久方
散及下安處感五色雲𩆁靆垂布屯
聚基上餘便廓清日曜天地後返京
邑常尊上業唐運惟新宇內尚揀崇
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
十餘即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
香爐着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
世也衣服麁素不妄用從行必以時
情避嫌郄言必詳審深惟物忤又兼
濟禽畜慈育在心微經惱頓便即垂
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凌事
同風拂顧諸屬曰不久去也何煩累
人故於無常得其旨矣
釋淨辯姓辜齊州人少涉儒門備聞
丘索孔墨莊老是所詢謀忽厭浮假
屏迹出家經律具嘗薄通幽極後纏

名教避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慮

崇孑墨疏考是所 詣諸忽罰浮僧
屏迹出家經律具嘗藴通幽極後經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第四十三丈　明
名教避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慮
開皇隆法入住京師依止遠公住淨
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遷尚受攝大乘
積歲研求遂終此業曾與故友因事
相乖彼加言謗辯終不雪及委由問
荅曰吾思其初結交也情欣若弦豈
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高之後勅
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号大明即
陳宣帝為思禪師之所立也行達江
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又
迫嚴程憂遑無計乃一心念佛衡波
直去即蒙風止安流泝下既入湘水
泝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利涉不盈
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
迴行山亭平正可構正當寺南而有
伏石辯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
祥感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
一疋長四十里至所廷基三轉旋迴
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削沉収獲
數斤氣烟倍世道俗稱慶因即構成
初此山僧顗禪師者通鑒僧也曾有
一粒舍利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無
四六相及今送至乃揚瑞迹黃白大小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第四十四丈　明
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

一粒舍利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無
四六相及今送至乃揚瑞迹黄白大小

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
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見
古老傳云此寺立来三百餘年但有
善事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王
弘福思與衆同感見之来誠有由矣
辯欣斯瑞迹合集前後見聞之事為
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興禪定復請往
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寒
暑物理相會有若自天況乃神道玄
謀義乖恒應而可思也故聖人之為
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以攝生為敦
初信現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覬模
之道既弘汲引之功無墜至於混小
大非有均彼我之恒儀齊色心於性
空絶形有之流轉幽通而楊化本極
變以達神源斯道窮微非唇言也然
則教敷下土匪此難弘先以威權動
之後以言聲導之轉發信然所以開
萌漸也像末澆競法就崩離神力静
流通感殆絶二石之世澄上楊名雨
蕭接統誌公標德僧諸紀録未敢詳
之須世蒙俗情多浮濫時陳霊相或

加褒飾孝敬本據顗瑤邪跋異之談

蕭穎統誌公標德僧諸紀錄未敢詳
之項世蒙俗情多浮濫時陳霊相或
加褒飾孝覈本據頗涉邪婬異之誇

林埜是非之論鋒起至如觀音之狀
齊信而有徵大聖之通夢華實相半
斯則訛事親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求
想象實假冥緣故得有倫虛指因斯
以言良有以也圓通之遊聖寺照達
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事矣前傳
之叙蓬萊無乖鄙例曩者顯宗通感
創開玄化之基法本內傳具列霊通
之應或騰虛而現奇或飛光而吐瑞
有晉嘉相雜沓臻焉曇翼之感育王
陶侃之逢妙德自後繁華難具陳矣
隋高建塔之歲踊瑞紛綸神光燭於
群物至澤通於疾癘天花與甘露同
降霊芝共瑞應俱程空遊仙聖結霧
來儀水族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
皆備潛通君臣相慶緇素扶幸其德
崇明不可加也然而當年即世或墜
流言俗習常談五福欣其壽考通神
達命三畏君子所知及煬帝銘鑄高
陽開摸之始其像頂含翠髮身曜紫
金霊光通普顯五色之希奇瑞花滿
庭開六彩之殊相上下同泰無德稱

焉下詔圖之褒述須郎國義當鄉斯厚

金靈光遍普顯五色之氣吉瑞彌流
庭開六彩之珠相上下同泰無德稱

焉下詔圖之遠頒郡國義當鄉聞斯厚
澤荷福無壇遺厥宗社如山之固尋
復兵飢荐集宇內分崩亡曆墜寶萃
于身世統詳終古五運非不推遷近
以情求殃慶迷其倚伏又如聖母上
天功高遂舉輪王樹塔禍及凶終何
以明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淳薄故感
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
遠籌於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賈誼
之為言班彪孝康之著論但知混而
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為然何異見
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由機杼也
觀百穀於倉廩而未知得之由稼穡
也儒之所云命也釋之所云業也命
繫於業業繫於心心發其既參差業
成故亦無准是以達命業之開士知
報熟而無辞迷因果之恒人謂徒言
而不應故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
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舍情而無
以釋斯皆觀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
知二覺釋門之弘教豈復論斯網哉
夫造業千端感報万緒或始善而終
惡故先榮而後枯或吉凶之雜起故

禍福而同萃惟色一也等面異而殊

夫造業千端感報万緒或始善而終
悪故先榮而後枯或吉凶之雜起故
禍福而同萃惟色一也等面異而殊
形惟心一也齊百化而無定故無學
或盡於此生往業終於即世有縛感
由於既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
理之通人常懐疾惱目連感雄之達
士終纒碎身至聖納謗於祇園王子
被議於清衆儒宗絶粒於陳壤堯湯
遭變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乖而業
命之縁無爽是知文煬大寳往福終
於此世崇建塔像今業起於將来交
連相接無識因之致感隋遺兩鐐通
命豈其然乎復有深宮法濟寄神
祝而銷灾慧日法安憑悪研石而流水
轉明之越巨通達之沐炎湯瓊公拜
而邪象崩道英終而大地轉斯徳衆
矣其徒繁矣既去神化固不可以由
来擬之輙叙篇中識僧僧之難偶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感通下